



## 治眼记

谭谈

我家门前栽了四棵树。有金桂、银桂、枣子和柚子树。这是我暮年里最亲密的伙伴。

每次一推开门，四棵绿茵茵的树便闯入我的眼帘，给我的生命注入勃勃生机。得闲时，我总爱坐到树下，养神，瞎想。

今年的天气怪异，过了国庆，仍然酷热。忽一日，气温断崖似地跳水，一降达二十摄氏度。从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十六七摄氏度。又多日不下雨。本该八月桂花香，今天变成了九月桂花香了。

这一日，我又坐到了那棵金桂树下。晒着暖暖的阳光，闻着浓郁的桂花香，又忍不住瞎想起来。

年纪一年一年大了。眼看八十岁就到了眼前。身体这台机器，使用了七八十年，许多部件磨损得厉害了。前两年刚把牙齿“武装”了一下，种植了四五颗牙，使自己又能吃炒蚕豆、啃骨头，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体检时，大夫又提醒我，眼睛里的白内障，该处理了。于是又打算来整治眼睛。几个月前，我正和几个老友玩扑克，接到一位正在医院老年病科住院的邻居的电话：“你不是想把糖尿病调理一下吗？我这间病房今天正好有人出院，我和医生讲好了，你快来。”“我正在外面和朋友玩牌，什么都没带。”“身份证在身上吗？有身份证就行。”就这样，我和邻居变成了同室病友。

调理好糖尿病后，本想把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做了。主治大夫给我推荐了眼科的大夫，并亲自帮我用手机挂了这位大夫的号，我也去眼科找这位大夫看了，并确定了转科做进一步检查的时间。这时候，一个电话打来，说是我去云南大理的飞机票已订妥，时间就在三天后。因是特惠价，不好改签。于是，我只好出院，待到秋天，天气凉快些后再来做这个手术了。

前几天，我的一位刚到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的朋友对我说，他手术后视力从0.5恢复到1.5了。我的心又动了，忙向他打听：是哪位大夫这么神奇？他告诉我：是贾松柏教授。于是，我在朋友的指导下，学会了用手机挂号，顺利地挂上了贾教授的号。如今这个时代，手机成了附身的神器。似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它都能帮你解决。这一天，朋友陪同我走进了医院五官科大楼。眼科设在二楼。看病前要测视力、眼压，候诊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处都要排长队。我去测眼压，朋友就在测视力处为我排队。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人有眼病呀！

贾教授看过后，开出单子，又要做几个检查。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还差一项没有检查完，号子排到下午第14号。医院下午两点半才上班。而这一天，贾教授只看上午的门诊。热心的朋友与贾教授联系，告诉我，要么，到两天后的星期五再找他看，要么，下午让童教授看。我决定还是等到星期五再来。正准备回家，又接到朋友的电话，说她已与贾教授联系上了，要我下午4点35分左右，到12楼的住院部找贾教授，他那时会在那里。于是我便来到12楼。终于等到4点35分了，贾教授还没有来。又过十多分钟，听到有人说：谭谈呢？谭谈来了没有？贾教授终于来了。我连忙走过去，跟随贾教授来到一间诊室。教授问：看到你快八十岁了，真不忍心要你再来一次。他看过后，立即吩咐他的助手，为我办理住院手续。

手术的那天，非常的人性化。是按病人年龄大小安排秩序的。我的前面，有92岁的，88岁的，81岁的，我是第四位。手术前，教授就向我介绍：各种晶片的价位，少则几百元的，最高的是24000元的。此前，做过白内障手术的朋友告诉我，晶片要用好一点的。“你呢？用的是什么价位的？”“我用的是11000元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决定，也用11000的。教授问我：“还写东西吗？还开车吗？”我答：“写写小东西，开开短途车。”教授说，24000元的晶片，近、中、远，都看得清，不用戴眼镜。如用11000元的，看近的，还要戴眼镜。我犹豫一会，说，那就用最贵的。“上24000的？”“行！”

手术很顺利，上午11点，就完成了。在病房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异常情况，医生看了看后，就让我回家了，次日去办出院手续。预付了31000元。我心里想，只要效果好，花3万元钱买一只眼，也值！

次日女婿陪我到医院办出院手续，账单上显示，个人支付费用仅为66元。当时我不信。到下午，我的手机上收到两条短信，前天付出的31000元，退回了30934元。本人真的只付了66元。复查时，我告诉教授，教授瞪大眼睛望着我：“是吗？不管用什么价位的晶片，医保一般只能报销八百元。你……”我也真闹不清，为什么医保报销了这么多。我心里想，是不是那一年，自己被评为湖南省首批优秀专家，当时，全省各系统，各专业，共推出19人，被评为优秀专家。或者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是我省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总之，闹不清。

坐在树下，晒着太阳，闻着花香，在手机上写下这篇治眼记，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 从富厚堂到柳庄

袁送荣

## 堂谋鼎业庄生梦

富厚堂到柳庄，道阻且长。曾国藩落到左宗棠，道不远人。

富厚堂是堂的“名堂”。堂内是曾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堂，讲堂，明堂，“教堂”。正厅高悬“肃雍和鸣”“勋高柱石”“八本家训”。门口挂侯爵门牌，门前有学宫泮池，门外展连绵荷香。左右矗立三座藏书楼，曾国藩的“公记”，曾纪泽的“朴记”，曾纪鸿的“芳记”，父子各有其属，三“记”排列，“记记”有玄机。宅在山水田园里，走过江湖风云中。

柳庄是庄的典范。走过牌楼，缓步进去，便如《桃花源记》：“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庄前清荷百亩，左右分列农耕园、农茶园，庄内谷仓、杂屋、孔子堂、朴存阁一应俱全。左宗棠在此圈养自己，涵养心腹。

富厚堂是曾国藩追求清芬世守，厚德日新的堂。它不是曾国藩的第一故居，但是他“成事”后的第一堂。此堂滴落在荷叶塘的“荷叶”间，把一部中国近代史演绎得风云变幻气象万千。室内尚读督读，室外崇耕力耕。宅子深处书香氤氲，画栋表面“富厚如之”。

柳庄是左宗棠追求返璞归真，耕读传家的庄。它也非左宗棠第一故居，但是促使他“懂事”的第一庄。柳庄闭关于湘阴偏僻，四周山包环抱，散发着落魄书生真假难辨的归隐态势和求索态度。尽管晴耕雨读是真，把酒话桑麻是真，但静等花开、蓄势待发的内性在左公的诗酒农具中原形毕露。十四年的劳作、读书、授业时光，不是耽误青春，也非愤世嫉俗，而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七次量衣一次裁，是等天时，待地利，盼人和。偌大一

个庄子，竟是他的秣马之所，厉兵之台。

富厚堂是曾公卫道事业腾达之鉴，传承成功密码之处。他梦想在这里编织廉服人心，远权避祸，重礼慎法的育化网格，也营造君子为学，明道经世，宁静致远，淡看得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的曾学正脉。

柳庄是左公致仕启蒙之所，厚植基础之地。既打造春天柳绿桃红，夏天稻菽疯长，秋天硕果满枝，冬天阁暖书香的“参差杨柳，丰阜农庄”，也建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心灵治所。

富厚堂非曾公亲建，委托九弟国荃和儿子纪泽建造，是他心中的世族“集散地”，耕读文化园，乡间图书馆，家教示范区。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柳庄是左公亲手置办的农庄，是他心中的“新村”示范点，小型农业综合体。种稻子，植果树，养大鱼，栽竹柳，开茶山。

富厚堂是地道的同治年间的老房子，虽两百年过去，身上老年斑遍布，但依旧焕发青春，很多曾氏用过的老物件还在支撑门面，曾家人代际相传，热了屋子，暖了心房，也火了故事。

柳庄给我的感觉就没有那种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时空转换感，老的东西不多了，大多是后来重建的，比如，环湖长廊，“左公家宴”，农耕园，庄屋大院，左公祠，柳庄古戏台，百年老茶坊。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建筑，这么宽的门楣，“复”的不少，“新”的挺多。唯有老匾“克家不私”，是此庄我存的真迹，镇庄之宝，也是左公不老的真心。

穿行偌大庭院，我极尽心神去捕捉左宗棠当年闭门抱朴求索，开门大话农桑的意境，现实却无法与书中所读之人事吻合匹配。没有那些老家伙什儿，没有那些真心真迹真像，任何后天还原复古的东西，都无法



柳庄。

## 新人走高沙

**新人推介：**林丽英，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湖南师大外语系。热爱文学，作品散见于各大文学刊物。

林丽英

懵懂无知的年龄，常听父辈们唾沫四溅、眉飞色舞地说起“走高沙”，直听得小耳朵竖着、口水流淌的小辈们对高沙充满了憧憬。

高沙的繁华热闹和物阜民丰在家乡的田野阡陌上早就生根发芽。逢年过节，嫁女娶媳妇需要购置一些大宗物品，乡亲们都会去百里之外的高沙采办，“走高沙”由此得来。高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梦幻般的神奇色彩，且日夜魂牵梦萦，心向往之。

待到长成，才知道高沙只是邵阳市洞口县的一个镇。它在秦汉时代即有集市，至唐代已成为湘西南的重要商埠，建街兴市已有1300余年历史，以地方富庶、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和教育发达而享有“小南京”的美誉。

也许，最近的风景往往最容易被忽略。虽无数次路过这座魅力古镇，却从未停留，亦未带走半片云彩。

蓼水脉脉，一眼万年。缱绻的雨，下了一个春秋。千年的盟约，也落满绵软的泪。漫天的雨幕，涟漪了我的记忆。五月的雨帘牵引着我，高沙，我来了！

苍翠的香樟树上，泛着晶莹剔透的水

珠。飘落的雨花在车窗上点滴滑落，那曲折的纹痕让人恍惚有时空倒流之感。

高沙镇北一公里处，一座青砖碧瓦、飞檐翘角的古宗祠静默在田畴中央，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这就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八支祠。它是一座集古宗祠建筑群、革命纪念馆旧址设施和地方文史收集展示机构于一体的大型民间文史博物馆，虽历经沧桑却岿然幸存。

此时，一道彩虹穿越苍穹撞入我的眼帘，风停雨歇。斑驳与繁华的光影轻舞流转，心早已遗落在旧梦尘埃里。

八支祠内，曾国藩和曾氏族人正觥筹交错，把酒问桑麻，相谈甚欢悦。酒微醺，人未醉，欣然题书匾联各一。匾曰：“派衍资江”，联曰：“资水如带，凤岭如屏，四面尽环淑气；孝子在周，忠臣在汉，千秋无愧宗风。”

青砖漫地，苔藓苍苍。白鹭来集，清风入怀。孔子高足曾子，一身儒雅，端坐宗圣阁，奋笔著述《大学》与《孝经》。孝德思想、曾子遗风在山山水水间盘绕、浸润。

朦朦月下云峰塔，悠悠河上回澜桥。蓼水河东岸的云峰塔，与高沙古镇隔江默默相望。雨后的塔少了往日的雄伟壮丽，更添几分清秀俊逸。“万道银波寒射塔，宛如金剑吐珠光。”塔身的山水、花鸟等彩绘在阳光的辉映下，有种呼之欲出的错觉。塔上檐角起翘，系挂串串铜铃，风吹铃响，清音远扬。塔畔潭深水碧，江流到此，触石翻腾，塔侧古庙的钟声在反复歌吟着古镇的繁华。

倒掉的雷锋塔是否随江河水漂流至此？回澜桥上的油纸伞是否在诉说着新街雨巷的爱情故事？桥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桥下的姜太公，悠然自得，无饵的钓竿沉沉浮浮，钓日出，钓月落；钓久逝的回忆，钓老去的岁月。读水的情侣十指相扣，观潮涨潮落，看云破天开，似水情愫如蓼水绵



富厚堂。

点破历史点亮未来。我不禁担心眼前有点膺的庄，恰如这个季节，昨天还炙热难耐，今天却寒冷却萧索。左已早左，物人两非。他的躬身陇亩，他的读书传道，他的戎幕坐啸，他的驰骋疆场，他的“大伸挾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还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群所切心关注的吗？

梦中说梦，言语道断。暂住十四年后，左公赴任国事，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烟色沉迷，空藏风光月霁。

## 曾公樟香左公柳

富厚堂左右和后山基本上是巨型香樟，遮天蔽日，如大翼擎天，直插云霄。奇香馥郁弥漫，灌满整个门第。最大的一株六人合抱难至，树高近二十米，树冠宽达百余平方米，挺立在鳌鱼山间鸟鹤亭下，数着朝夕晨昏，抚动富厚清芬，装点春夏秋冬。因为有樟，老子从来不曾朽迈，两百年来，它总是在盛衰的博弈中，站成无人理喻的寂寞与孤单，独自支撑起曾氏惯有的清高雅净。

曾公爱樟。因为香樟好看，冠大荫浓，树姿雄伟，又能驱虫消瘴，还能强心镇魂。对曾国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的个性情态来说，樟是有用之“材”。读书赶考，行军打仗，远足会友，母亲或妻子都会在他的箱子包裹里放上几枚樟脑丸子，用它清除被窝和衣服里的

臭虫、虱子。他的门庭，他的身上，乃至他的魂灵，都有着浓烈的无法抹去的樟香。

左公爱柳。我刻意流连庄屋的前后左右，看到底有多少垂柳，是当年左公亲手植下的依依妖妖之古柳。遗憾的是，除了院子早年岁不大的几株新柳外，就只有大门上拓印雕凿出来的左公手笔“柳庄”这一金字招牌了。心中古朴厚重，风骨嶙峋的左柳，并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我便只能读着几句诗来满足痴情向往：“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柳庄的柳，是左公的心柳。越千山，到天山，跟到西北，根系西北，成了万世可表、爱国为民的左公柳。

当年左公率领湘军到西北大漠收边屯边戍边，动员军民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柳树，名曰道柳。自古河西种树最为难，可在左公倡导督促下，涇州以西，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人不提左公则已，一提及他，必谈“左爱国”和“左公柳”。

“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此谕之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告知军民，要保护千古之柳，更要传承左公精神。

站在柳庄庭院里，我的神思飞驰西北，如今的边疆早已绿洲满目，草木葱茏，但剩余不多的左公柳，继续招引着风尚，指点着江山。这些戈壁“老铁”，表皮皴裂，纹路纵横，而枝端一律新枝翠绿，密浓如发，披拂若裾，绽出恬静平和的微笑。

古往今来，于战火纷飞中不忘栽柳，于排兵布阵中不忘军垦，为湖南左宗棠和王震也是也。

樟不服水土，难至戈壁沙滩，再树大根深，也只是一己之利。柳却一往情深，下天山，守江山，系千秋家园，为万民造福，成为巩固边防，德泽边疆的“菩提”，这一点，曾公应对左公心服口服，也是曾左口碑有别的最好佐证。

从富厚堂到柳庄，从曾公樟到左公柳，非距离有远近，乃格局有高低。曾公曰：“国幸有左宗棠。”左公叹：“自愧不如元辅。”我说：“曾左若金，无负平生。”



何念祖

盛夏夜晚的八点  
听说会出现流星  
城市里的公园  
处处都是跃动的人影  
随着夜幕降临  
大家都期待着 能实现愿望的流星  
我躺在茵茵的绿草地  
仰望繁星点点  
突然一声惊呼  
吓得夜空瑟瑟发抖  
流星拖着绚丽的尾烟  
划破了天际  
如若文明的火种，也似梦幻的精灵  
飘向令人向往的梦境  
人们纷纷合十双手  
许下自己美好的愿望  
寂然 欢喜  
我却不禁感到一丝惶恐——  
我愿深深扎根地底  
也不愿成为这漂泊于梦幻的流星

## 摘罢园椒

杨英

上车前  
你眼里的光轻唤  
让我愿意为此逗留  
深秋  
最瘦的小辣椒  
喊着亲切的乳名  
淡辣 微苦  
飞逝的 瞬间到了  
快要圆了  
午后斜照的阳光  
让内心有种种吐不出的暖  
我们都晒着弓着的背  
谁也没说话  
摘着微妙的感叹  
成人成家的滋味

